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七

白下蔡界元放甫評語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奢尙之見殺于楚平實是冤枉伍員之懷仇圖報固其所宜至太子建之見殺于鄭則實是自己理短非鄭君之過也奈何亦以為仇而欲滅其國乎伍員豪傑雖是有餘晰理用中處却是不足

漁丈人之子以一橈退吳軍事人是可疑漁丈人當日渡子胥時舟中未嘗有子魚羹麥飯亦未嘗同子携來况蘆中人漁丈人之約在第二次饋餐時約言之後未曾旋踵漁丈人即以子

吳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一

七卷一

胥之囑而自溺其子何自而聞吾想漁丈人始才智之士以漁隱者也觀其渡員時前向二歌渡後一問羹飯之饋蘆中志叫與不受實劍不告姓名其舉動大有機權絕非尋常可及其覆舟自溺安知非善于泅沒故作此態以釋子胥之疑耶其渡員而饋食原以為德有此一舉則員果得脫其德愈深即使追兵別渡亦可以釋疑而無怨然則今日一橈行歌之計或即漁丈人所出未可知也不然叩賞行歌之態與應對之語豈庸夫所能辦耶古人有事在隱躍之間待後人以意會之往往如此申包胥之請救于秦與其說秦之語都是情理之常無甚奇特處只是號泣秦庭七日不納飲食則忠臣之盛節誠非恒情所能矣至于成功而逃賞尤為千古高風不特豪傑之士其學術幾于聖賢矣



東臯公皇甫訥于子壻有莫大之恩乃避之于得意之日這方是真正高人方見當日之爲德只是憐冤救困非有所希冀而然也以視今人有些小恩惠到人便沾沾見色責償惟恐不盡者何止雲泥之隔

申包胥孫武東臯公皇甫訥學術相近處是有功不伐廉讓爲心然以榮祿權勢論則爲包胥孫武難以貧賤富貴論則爲東臯皇甫爲尤難也

藍尹疊之不載楚昭然十分無禮更無可解說處與晉之勃鞞頭須不同而楚昭亦能容之是楚昭好處藍尹疊之仍復愛箇立朝却是面皮老厚

話說伍員屯兵于郢國之南鄙使人致書于麇侯書中大約言麇之子孫在漢川者被麇吞噬殆盡今天祐麇國問罪于麇君可不以此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若出麇珍與吳爲好漢陽之田盡歸于

君寡君與君世爲兄弟同事麇室麇侯看畢集羣臣計議麇臣朝面貌與麇王相似言于麇侯曰事急矣我僞爲王而以我出獻乃可免也事雖不行其心却是無異子 麇侯使太史卜其吉凶太史獻繇曰

平心陂 往必復 故無棄
新勿欲 西鄰爲虎 東鄰爲肉

麇侯曰麇故而吳新鬼神不我矣乃使人辭員曰敝邑依麇爲國世有盟誓麇君若下辱不敢不納然今已他徙矣惟將軍察之伍員以麇瓦在麇疑昭王亦奔麇且麇人殺太子建仇亦未報麇遂移

兵伐麇圍其郊時麇賢臣游吉新卒麇定公大懼歸咎麇瓦自殺麇白獻瓦屍于吳軍說明麇王實未至麇吳帥猶不肯退必欲滅麇以報太子之仇諸大夫請背城一戰以決存亡麇曰麇之士

馬執若○且破况于○乎乃出令于國中曰有能退○軍者寡人願與分國而治懸令三日時鄂渚漁丈人之子因避兵亦逃在○城之中聞○國用○伍員爲主將乃求見○君自言能退○軍○定公曰卿退○兵用車徒幾何對曰臣不用一寸之兵一斗之糧只要與臣一橈○行○音○橈○行○舟小橈行歌道中○吳兵便退○伯不信然一時無策只得使左右以一橈授之果能退○不吝上賞漁丈人之子繼城而下直入○軍于營前叩橈而歌○見○伍員求其退兵便是舉伯舉勳○曰

蘆中人 蘆中人 腰間寶劍七星文

不記渡江時 麥飯飽魚羹

軍士拘之來見○伍員其人歌蘆中人如故員下席驚問曰足下是何人舉橈而對曰○將軍不見吾手中所操乎吾乃鄂渚漁丈人之子也員惻然曰汝父因吾而死正思報恩恨無其路今日幸得相遇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汝歌而見我意何所須對曰別無所須也○國懼將軍兵威令于國中有能退○軍者與之分國而治○先人與將軍有倉卒之遇今欲從將軍乞赦○國員乃仰天歎曰嗟乎員得有今日皆漁丈人所賜上天蒼蒼豈敢忘也即日下令解圍而大漁丈人之子回報○伯○伯大喜乃以百里之地封之國人稱之曰漁大夫至今漆洧之間有丈人村卽所封地也髯翁有詩云

密語蘆洲隔死生 橈歌強似楚歌聲

三軍旣散分茅土 不負當時江上情

伍員旣解○國之圍還軍○境各路分截守把大軍營于麋地○遣人四出招降○屬兼訪求昭王甚急却說申包胥自郢都破後逃

避在夷陵石鼻山中○山在今夷陵州去荆州西三百四十四里○蒯子胥掘墓鞭屍復求○

王乃遣人致書于子胥其畧曰

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乃僇辱其屍雖云報仇不已甚乎物極必反子宜速歸晉當踐楚之約

伍員得書沉吟半响乃謂來使曰某因軍務倥偬不能答書借汝之口爲我致謝申君忠孝不能兩全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耳句話畢竟難解

想起包平王夫人乃秦哀公之女昭昭王乃秦之甥要解難難除非求求則不論婚別當時亦無第二國可以請救乃晝夜西馳足踵俱開步步流血烈裳而

畏之奔至雍州求見秦哀公曰與貪如封也豕毒如長蛇从欲薦食諸侯兵自始始這不過請救開端不如此不能得力耳寡君失守社稷逃于草莽之間

特命下臣告急于上國乞君念甥舅之情代爲與兵解厄秦哀公曰秦僻在西陲兵微將寡自保不暇安能爲人也晉曰秦連界遭遭

兵而秦不救吳若滅楚次將及秦君之存也亦以固秦也若秦遂有東周列國志

卷之七東周列國志四倘能撫而存之不絕其祀情願世世楚國不猶愈于吳乎此句反

北面事秦哀公意猶未決曰大夫姑就館驛安下容孤與羣臣商議包晉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得安君下臣何敢就館自便乎非忠

不絕其聲如此七日七夜水漿一勺不入其口忠臣至此焉有哀公不如此不足顯包晉於是不脫衣冠立于秦庭之中晝夜號泣

聞之大驚曰楚臣之急其君一至是乎楚有賢臣如此吳猶欲滅之寡人無此賢臣吳豈能相容哉爲之流涕賦無衣之詩以旌之詩曰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與子同仇 王于興師

包晉頓首稱謝然後始進壺殮秦哀公命大將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從包晉救楚包晉曰吾君在隨望救不啻如大旱之望雨晉當先

往一程報知寡君元帥從商

南卽荆門而胥以楚之餘眾自石梁山南來計不出二月亦可相會

吳恃其勝必不爲備軍士在外日久思歸若破其一軍自然瓦解子

蒲曰吾未知路徑必須遣兵爲導大夫不可失期包胥辭了

夜至圍來見昭王言臣請得秦兵已出境矣昭王大喜謂圍侯曰卜

人所言西鄰爲虎東鄰爲肉

時遽延木等亦收拾餘兵從王于西子期并起圍眾一齊進

發帥屯于襄陽以待帥包胥引子西子期等與帥相見

先行兵在後遇夫槩之帥于沂水

率帥先與戰吾當自後會之包胥使與夫槩交鋒夫槩恃勇看

包胥有如無物約圍十餘合未分勝敗子蒲子虎驅兵大進夫槩望

見旗號有驚曰西兵何得至此急急收兵已折大半

期等乘勝追逐五十里方止夫槩奔回郢都來見吳王盛稱兵勢

銳不可抵當圍有懼色

勝以撫正虞今日之變耳爲今之計不如遣使與通好許復

君割之西鄙以益吳疆君亦不爲無利也若夫德宮與之

相持人憤而力人驕而情加以虎狼之臣未保其萬全

東亦路破竹而下五戰拔郢遂夷社今一遇兵卽便班師何

前勇而後怯耶願給臣兵一萬必使兵片甲不回

若不勝甘當軍令圍壯其言許之孫武與伍員力止不可交兵

不從引兵出城兩軍相遇于軍祥

軍行列不整便教鳴鼓馳車突入正過

大罵汝萬死之餘尙望

寒灰再熱耶子西亦罵背國叛夫今日何顏相見伯嚭大怒挺戟直

取子西子西亦揮戈相迎戰不數合子西詐敗而走伯嚭追之未及

二里左邊沈諸梁一軍殺來右邊遂延一軍殺來子蒲子虎引

生力軍從中直貫吳師三路兵將吳兵截為三處伯嚭左冲右突不

能得脫伯嚭若死于此得伍員兵到大殺一陣救出伯嚭一萬

軍馬所存不上二千人伯嚭自囚入見吳王待罪孫武謂伍員曰伯

嚭為人矜功自任人後必為吳國之患不如乘此兵敗以軍令斬之

趁此時殺却伍員曰後雖有喪師之罪然前功不小况敵在目前不

可斬一大將大有護短之意遂奏吳王赦其罪歸兵直逼郢都問命夫槩

同公子山守城自引大軍屯于紀南城伍員伯嚭分屯磨城驢城以

為犄角之勢與吳兵相持又遣使徵兵于唐蔡將子西謂子蒲曰

吳以郢為巢穴故堅壁相持若唐蔡吏助之不可敵矣不若乘閒加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六 兵于唐唐破則蔡人必懼而自守吾乃得專力于吳子蒲然其

計于是子蒲同子期分兵一支襲破唐城殺唐成公滅其國蔡哀公

懼不敢出兵助吳却說夫槩自恃有破唐之首功有功自恃最是壞事因沂水

一敗吳王遂使協守郢都心中鬱鬱不樂及聞吳王與蔡相持不決

忽然心動想到吳國之制兄弟終弟及我應嗣位今王立子波為太子

我不得立矣乘此大兵出征國內空虛私自歸國稱王奪位豈不勝

于人後相爭乎乃引本部軍馬偷出郢都東門渡漢而歸詐稱闔閭

敗兵于吳不知所往我當次立說謊已不是好計把自立先說在頭裏更是相踐可笑遂自稱

吳王使其子扶臧悉眾據淮水以遏吳王之歸路吳世子波與寺殺

聞變登城守禦不納夫槩夫槩乃遣使繇三江通越說其進兵夾攻

吳國事城割五城為謝再說闔閭兵滅唐大驚方欲召諸將計

議戰首之事忽公子山報到言夫槩不知何故引本部兵私回吳國

去了伍員曰夫槩此行其反必矣闔閭曰將若之何伍員曰夫槩一頭之夫不足爲慮所慮者人人或聞變而動耳料得王宜速歸先靖

內亂闔閭於是留孫武子胥退守郢都自與伯嚭以舟師順流而下既渡漢水得太子波告急信言夫槩造反稱王又結連兵入寇

都危在旦夕闔閭大驚曰不出子胥所料也遂遣使往郢都取回孫武伍員之兵一而星夜馳歸沿江傳諭將士去夫槩來歸者復其本

位後到者誅灌上之兵皆倒戈來歸扶臧奔回谷陽夫槩欲驅民投甲百姓聞王尚在俱走匿可知說謊夫槩乃獨率本部出戰闔閭

問曰我以手足相托何故反叛夫槩對曰汝弑王僚非反叛耶在大

直進夫槩雖勇爭奈眾寡不敵大敗而走扶臧具舟于江以渡夫槩

逃奔國去了闔閭撫定居民回至都太子波迎接入城打點拒

人送書到伍員命取書看之乃山包胥所遺也書畧云

子君臣據郢三時而不能定天意不欲亡亦可知矣子能踐

覆之言吾亦欲酬復楚之志朋友之義相成而不相傷不渡子

伍員以書示孫武曰夫以數萬之衆長驅入焚其宗廟燬其社

稷鞭死者之屍處生者之室自古人臣報仇未有如此之快者且未

知吾急可以退矣孫武曰空退爲所笑子何不以乎勝爲請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七

十七卷七

胥之謀主意亦是欲子胥今日去楚主意

法當日不渡子

虛處高

似子胥

伍員曰善乃復書曰

平王逐無罪之子殺無罪之臣某實不勝其憤以至于此昔

桓

公存刑立穆公三置君不貪其土傳誦至今某雖不才竊

聞義今太子建之子勝糊口于吳未有寸土楚若能歸勝使秦故太子之祀某敢不退避以成吾子之志

申包胥得書言于子西子西曰封故太子之後口吾意也即遣使迎

芊勝于吳沈諸梁諫曰太子已廢勝為仇人奈何養仇以害國乎

非子西曰勝匹夫耳何傷竟以王之命召之許封大邑使既

發孫武與伍員遂班師而還凡之府庫寶玉滿載以歸又遷境

戶口萬家以實吳空虛之地伍員使孫武從水路先行自己從陸路

打從歷陽山經過欲求東皇公報知其廬舍俱不存矣

遣使于龍洞山問皇公亦無踪跡伍員歎曰真高士也

再拜而去至昭關已無兵把守員命毀其關復過溧陽瀨水

之上乃歎曰吾嘗饑困于此向一女子乞食女子以盞漿及飯飼我

遂投水而亡吾曾留題石上未知在否使左右發土其石字宛然不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八 十七卷八

磨欲以千金報之未知其家乃命投金于瀨水中曰女子如有知明

吾不相負也行不一里路傍一老嫗視兵過而哭泣軍士

欲執之問曰嫗何哭之悲也嫗曰吾有女共居三十年不嫁往年浣

紗於瀨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恐事洩自投瀨水聞所飯者乃

亡臣伍君也今伍君兵勝而歸不得其報自傷虛死是以悲耳軍士

乃謂嫗曰吾主將正伍君也欲報汝千金不知其家已投金于水中

孟孟往取之嫗遂取金而歸至今名其水為投金瀨髯仙有詩云

投金瀨下水漸漸 猶憶亡臣報德時

三十年來無匹偶 芳名已共子胥垂

子允常聞孫武等兵回吳國知武善于用兵料難取勝亦班師而

回曰與吳敵也遂自稱為王不在話下闔閭論破之功以孫

武為首孫武不願居官固請還山王使伍員留之武私

謂員曰子知天道乎暑往則寒來春還則秋至王恃其強盛四境無
虞驕樂必生夫功成不退將有後患武之退吾非徒自全并欲全
子員不謂然武遂飄然而去贈以金帛數車俱沿路散于百姓之貧
者這個更後不知其所終史臣有讚云

孫子之才

彰于伍員

法行二嬪

威振三軍

御眾如一

料敵如神

大伸于楚

小挫于秦

智非偏屈

謀不盡行

不愛爵祿

知亡知存

身出道顯

一身成名

書十三篇

兵家所尊

閻闔乃拜伍員為相國亦做仲父子文之意呼為子胥而不名

伯嚭為大宰同預國政更名閻門曰破閻門復壘石于南界留門使

兵守之以拒越大號曰石門關在吳大夫范蠡亦築城于浙江之

口以拒閻號曰岡陵在吳言其可固守也此周敬王十五年事話分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九

十七卷九

兩頭再說子西與子期重入郢城一面收葬平王體骨將宗廟社稷

重新草創一面遣申包胥以舟師迎昭王于閻昭王與閻君定盟誓

無侵伐閻君親送昭王登舟方纔回轉昭王行至大江之中凭欄四

望想起來日之苦今日重渡此江中流自在心中甚喜忽見水面一

物如斗之大其色正紅使水手打撈得之遍問羣臣皆莫能識乃授

佩刀砍開內有簍似瓜試嘗之倘是毒物却如何甘美異常乃遍賜

左右曰此無名之果可識之以俟博物之士也不一日行至雲中昭

王歎曰此寡人遇盜之處不可以不識乃泊舟江岸使閻辛督人夫

築一小城于雲夢之間以便行旅投宿因已而念入楚昭復今雲夢

縣有地名閻王城即其故址子西子期等離郢都五十里迎接閻王

君臣交相慰勞既至郢城見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宮闕半已殘毀不

覺凄然淚下遂入宮來見其母伯蓋母蓋子母相向而泣昭王

曰國家不幸遭此大變至于廟社凌夷陵墓受辱此恨何時可雪伯
嬴曰今日復位宜先明賞罰然後撫恤百姓徐俟氣力充足以圖恢
復可也此姑見識昭王再拜受教是日不敢居寢宿于齋宮次日祭

告宗廟社稷省視墳墓然後升殿百官稱賀昭王曰寡人任用匪人
幾至亡國若非卿等焉能重見天日失國者寡人之罪復國者卿等
之功也引而不責人諸大夫皆稽首謝不敢昭王先宴勞將厚

犒其師遣之歸國先謝遣還然後論功行賞拜子西為令尹子期
為左尹以申包胥乞師功大欲拜為右尹申包胥曰臣之乞師于

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返國臣志遂矣敢固以為利乎固辭不受如

此大功而不居填足難步昭王強之包胥乃挈其妻子而逃妻曰子勞形疲神以
乞師而定國賞其分也又何逃乎包胥曰吾始為朋友之義不

洩子胥之謀使子胥破國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實恥之徒良心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十 十七卷上
使近遂逃入深山終身不出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闕曰忠
臣之門以王孫為右尹曰雲中代寡人受戈不敢忘也其他沈
諸梁建宋木闢辛闢並蕞並等俱進爵加邑亦召闔懷欲賞子西

曰闔懷欲行弑逆之事罪之為當况可賞乎昭王曰彼欲為父報仇
乃孝子也能為孝子何難為忠臣亦使為大夫此者更足監尹情所難求

見昭王王思成曰不肯同哉之恨欲執而誅之使人謂曰爾棄寡人
于道路今政復來何也藍尹齊對曰囊九惟棄德樹怨是以敗于柏

舉王奈何效之得夫成白之舟孰若郢都之宮之安臣之棄王于
成白以傲王也謂志生持發心今日之來欲觀大王之悔悞與否王

不省失國之非而詆臣不載之罪臣死不足惜所惜者楚宗社耳也

了你也與宗無何子西奏曰臣之言直王宜赦之以無忘前敗昭王乃許登
人見使復為大夫如故楚羣臣見昭王度量寬洪莫不大

悅昭王夫人自以身闔閭羞見其夫白縊而死這是該死的。縊不尋死也。雖見人

了時也方與吳構難聞也王復國遣使來賀因進其宗女子王立

為繼室也姬甚有賢德為王所敬禮王念季幸相從患難欲擇良婿

嫁之季幸曰女子之義不近男人鍾建常負我矣是即我夫也敢他

適乎昭王乃以季幸嫁鍾建使建為司樂大夫一背背出個老婆來又得了一個美官好

又思故相孫叔敖之靈使人立祠于雲中祭之于西以鄂都殘破

且吳人久居熟其路徑復擇郡音地今襄築城建宮立宗廟社稷遷

都居之名曰新郢昭王置酒新宮與羣臣大會飲酒方酣樂師扈子

恐昭王安今之樂忘昔之苦復蹈平王故轍乃抱琴于王前奏曰臣

有窮匍之曲好個曲子。是國有知許賢臣何患不興然非有願為此一番款賢臣便都不見用也。兩兩的伏可畏哉。

大王鼓之昭王曰寡人願聞扈子援琴而鼓聲甚悽怨其詞曰

王耶王耶何垂劣

不願宗廟聽讒孽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七

五卷上

任用無忌多所殺

誅夷忠孝大綱絕

二子東奔適吳越

吳王哀痛助切怛

垂涕舉兵將西伐

子胥伯嚭孫武決

五戰破郢王奔發

留兵縱騎虜刑闕

先王骸骨遭發滅

鞭辱腐屍恥難雪

幾危宗廟社稷滅

君王逃死多跋跣

卿士懷愴民泣血

吳君雖去怖不歇

願王更事撫忠節

勿為讒口能謗戮

昭王深知琴曲之情垂涕不已扈子收琴下階帶王遂罷宴自此早

朝宴罷勤于國政省刑薄斂養士訓武有此數語修復關隘嚴兵固

守羊勝既歸昭王封為白公勝築城名白公城在岳州府遂以白

為氏聚其本族而居夫槩聞昭王不念舊怨自來奔于知其勇封

之堂銘王國城號為堂銘氏子西以禍起魯已滅而魯尚存乃

請伐魯報仇昭王曰國事粗定寡人尙未敢勞民也好伯歲按春秋

傳魯昭王十年出奔十一年反國直至二十年方纔用兵滅頓頓頓

子祥二十一年滅胡擄胡子豹報其從晉侵楚之仇二十二年圍蔡

問其從魯入郢之罪蔡昭侯請降遷其國于江汝之間中間休息民

力近十年所以師輒有功楚國復興終符湛盧之祥戎亡而後興不

可謂為湛盧之詳實之瑞也要知後事且看卜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墮三都問人伏法

篇中敘魯國事頗多外詭其記載孔子諸事尤為荒謬事關聖

人未敢率意依評妄加評論諸者當取春秋左氏傳及史鑑諸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書互參考之此不足為信也

話說魯景公見魯不能伐魯人心星散代興之謀愈急乃糾合衛

自稱盟主魯昭公前為季孫意如所逐景公謀納之意如固拒不從

昭公改而求齊勸齊得意如賄賂亦不果納昭公客死意如遂廢

太子衍及其母弟務人而援立庶子魯為君是為定公因季氏與

通賄賂遂事齊而不事魯侯大怒用世臣國夏為將屢侵魯境魯

不能報未幾季孫意如卒子斯立是為季康子說起季孟叔三家自

昭公在國之日已三分魯國各用家臣為政魯君不復有公臣于是

家臣又竊三大夫之權展轉恣肆凌鏢其主今日季孫斯孟孫無忌

叔孫州仇雖然三家鼎立邑宰各據其城以為已物三家號令不行

無可奈何季氏之宗邑曰費其宰公山不狝孟氏之宗邑曰成其宰

公歛陽叔氏之宗邑曰郈其宰公若藐這三處城垣皆三家自家增

築極其堅厚與曲阜都城一般那三個邑宰中惟公山不紐尤為強橫更有家臣一人姓陽名虎字貨生得駕肩巨額身長九尺有餘勇

力過人智謀自出季斯起初任為腹心使為家宰邑宰十邑事後漸專季氏之家政擅作威福季氏反為所制無可奈何季氏內為陪臣

所制外受晉國侵凌束手無策時又有少正卯少正官者為人博聞強記巧辨能言巧辨能言人最要防其不正通國號為聞人聞也三家倚之為重

卯固是背非陰陽其說見三家則稱頌其佐君匡國之功見陽貨等又托為強公空抑私家之說使之挾晉侯以令三家挑得上下如水

火而人皆悅其辨給莫悟其奸內中單說孟孫何忌乃是仲孫獲之子仲孫莖之孫獲在位之曰慕晉國孔仲尼之名使其子從之學禮

那孔仲尼名丘其父叔梁紇常為鄒邑鄒大夫卽偃陽手托懸門之勇士也紇娶于魯之施氏多女而無子其妾生一子曰孟皮病足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十一 成廢人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五女俱未聘疑紇年老謂諸女曰誰

願適鄒大夫者諸女莫對最幼女曰微在出應曰女子之義在家從父惟父所命何問焉顏氏奇其語卽以微在許婚既歸紇夫婦憂無

子共禱于尼山之谷曲阜微在升山時草木之葉皆上起及禱畢而下草木之葉皆下垂是夜微在夢黑帝見召囑曰汝有聖子若產

必于空桑之中覺而有孕一日恍惚若夢見五老人列于庭自稱五星之精挾一獸似小牛而獨角文如龍鱗向微在而伏口吐玉尺上

有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徵在心知其異以繡紱音弗繫其角而去告于叔梁紇紇曰此獸必麒麟也及產期微在問地有各空

桑者子叔梁紇曰南山有空竇竇有石門而無水俗名亦呼空桑微在口吾將往產於此紇問其故微在乃術前夢遂攜臥具于空竇中

聖人其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守于山之左右又有二神女擊

香露于空中以沐徵在良火乃去徵在遂產孔子石門中忽有清泉流出自然温煖浴畢泉卽涸今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俗呼女陵山卽空桑也

孔子生有異相牛唇虎掌鷲鳥龜脊海口輔喉頂門狀如反字謂中低而四傍高父紇曰此兒秉尼山之靈因名曰丘字仲尼仲尼生未

幾而純卒育于徵在既長身長九尺六寸人呼爲長人有聖德好學不倦周遊列國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其名而爲權貴當事所

忌竟無能用之者是時適在魯國何忌言于季斯曰欲定內外之變

非用孔子不可季斯召孔子與語竟曰如在江海中莫窺其際季斯

起更衣忽有費色季氏持也人至報曰穿井者得土缶謂土有空處如缶內有羊

一隻不知何物斯欲試孔子之學囑使勿言既入座謂孔子曰或穿

井于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子曰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斯驚

問其故孔子曰某聞山之怪曰夔魍魎夔音達一足卽山魃也魍魎音精如學人聲音以說惑人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土之怪曰墳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

水之怪曰龍罔象龍食人土之怪曰墳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

其爲羊必矣斯曰何以謂之墳羊孔子曰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乃

召費人問之果不成雌雄者於是犬驚曰仲尼之學果不可及乃用

爲中都今山東宰此事傳聞至魯昭王使人致幣于孔子洵以渡江

所得之物孔子答使者曰是名萍食可剖而食也使者曰夫子何以

知之孔子曰某嘗問津于魯聞小兒謠曰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嘗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使者曰可常得乎孔子曰萍者

淨泛不根之物乃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也此乃散而復聚衰

而復興之兆可爲魯王賀矣使者歸言昭王昭王歎服不已孔子在

中都大治四方皆遣人觀其政教以爲法則魯定公知其賢召爲司

空魯敬王十九年陽虎欲亂魯而市 政知叔孫輒叔氏之無寵於

叔孫氏而與齊高宰公山不狃相與二人商議欲以計先殺季

孫然後并除神叔以公山不狝代斯之位以叔孫輒代州仇之位已代孟孫何忌之位虎慕孔子之賢欲招致門下以爲己助使人諷之來見孔子不從乃以蒸豚饋之孔子曰虎誘我往謝而見我也令弟子伺虎出外殺刺于門而歸虎竟不能屈孔子密言于何忌曰虎必爲亂亂必始于季丘子願爲之備乃可免也

室于南門之外立柵聚材選牧圍之壯勇者三百人爲備名曰與工

實以備亂又語成宰成孟氏邑公歛陽使繕甲待命倘有報至星夜前來

赴援是年秋八月魯將行禘祭虎請以禘之明日享季孫于蒲圃

在東門之外何忌聞之曰虎享季孫事可疑矣乃使人馳告公歛陽約定

日中率甲繇東門至南門一路觀變至亨期陽虎親至季氏之門請

季斯登車陽虎在前爲導虎之從弟陽越在後左右皆陽氏之黨惟

御車者林楚世爲季氏門下之客季斯心疑有變私語林楚曰汝能

以吾車適孟氏乎孟氏頃刻奇命十命林楚點頭會意行至大衢林

楚遽輓轡南向以鞭策連擊其馬馬怒而馳陽越望見大呼收轡林

楚不應復加鞭馬行益急陽越怒彎弓射楚不中亦鞭其馬心急鞭

墜季斯人越捨鞭季氏之車已去遠矣季斯出南門逕入孟氏之室

閉其柵號曰孟孫救我何忌使三百壯士挾弓矢伏于柵門以待須

臬陽越至率其徒攻柵三百人從柵內發矢中者輒倒陽越身中數

箭而死且說陽貨行及東門回顧不見了季孫乃轉轅復循舊路至

大衢問路人曰見相國車否路人曰馬驚已出南門矣語未畢陽越

之敗卒亦到方知越已射死季孫已避入孟氏新宮虎大怒驅其眾

急往公宮劫定公以出朝遇叔孫州仇于途并劫之盡發公宮之甲

與叔孫氏家眾共攻孟氏于南門何忌率三百人力拒之陽虎命以

火焚柵季斯大懼何忌使視日方中曰成兵且至不足慮也言未畢

只見東角上一員猛將領兵呼哨而至大叫勿犯吾主公歟陽在此

陽虎大怒便奮長戈迎住公歟陽廝殺二將各施逞本事戰五十餘

合陽虎精神愈增公歟陽漸漸力怯叔孫州仇速從後呼曰虎敗矣

卽率其家眾前擁定公西走公徒亦從之何忌引壯士開柵殺出季

氏之家臣苦越亦帥甲而至陽虎孤寡無助倒戈而走入讎陽闕在

州府城北據之三家合兵以攻闕虎力不能支命放火焚萊門魯師避火

却退虎冒火而出遂奔魯國見景公以所據讎陽之田獻之欲借兵

伐魯大夫魯國進曰魯方用孔某不可敵也不如執陽虎而歸其田

以媚孔某景公從之乃囚虎于西鄙虎以酒醉守者乘輜車逃奔魯

國宋使居于匡在臨邑陽虎虐用匡人匡人欲殺之復奔魯國仕于

趙鞅爲臣不在語下在臨邑儒論陽虎以陪臣而謀賊其家主固爲大逆

然季氏放逐其君專執魯政家臣從旁竊視已非一日今日效其所

爲乃天理報施之常不足怪也有詩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六

當時季氏凌孤主 今日家臣叛主君

自作忠奸還自受 前車晉魯後車聞

又有言魯自惠公之世借用天子禮樂其後三桓之家舞八佾歌雍

徹大夫目無諸侯故家臣亦目無大夫悖逆相似其來遠矣詩云

九成于戚舞團團 借問何人啟僭端

要使國中無叛逆 重將禮樂問周官

魯景公失了陽虎又恐魯人怪其納叛乃使人致書魯定公說明陽

虎奔魯之故就約魯侯于魯魯界上夾谷山前山在萊蕪縣爲乘車

之會亦不是因此爲會乘車不用兵也以逆兩國之好永息干戈定公得書卽召三

家商議仲孫何忌曰魯人多詐主公不可輕往季孫斯曰魯屢次加

兵于我今欲修好奈何拒之定公曰寡人若去何人保駕何忌曰非

臣師孔某不可定公卽召孔子以相禮之事屬之乘車口具定公將行孔子奏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之事不可相離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公會孟之事可鑒也請具左右司馬以防不虞定公從其言乃使大夫申句須爲右司馬梁丘

率兵車五百乘遠從行又命大夫茲無還率兵車三百乘離會所十里下寨既至夾谷公景公先在設立壇位爲土階三層制度簡畧

侯幕于壇之右公侯幕于壇之左孔子聞公國兵衛甚盛亦命申句須樂頌繁繁相隨時公大夫黎彌黎彌以善謀稱自梁邱拊死

後景公特寵信之是夜黎彌叩幕請見景公召入問卿有何事晝夜來此黎彌奏曰公爲仇非一日矣止爲孔某賢聖用事于公恐其

他日害公故爲今日之會耳臣觀孔某爲人知禮而無勇不習戰伐之事明日主公會禮畢後請奏四方之樂以娛公君乃使萊夷三百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十七卷十七
人假做樂工鼓噪而前覲使拿住公侯并執孔某臣約會車乘從壇下殺散公眾那時公國君臣之命懸于吾手憑主公如何處分豈不

勝于用兵侵伐耶景公曰此事可否當與相國公謀之黎彌曰相國素與孔某有交若運彼得知其事必不行矣臣請獨任景公曰寡

人聽卿卿須仔細黎彌自去暗約萊兵行事去了次早兩君集于壇下揖讓而登公是晏嬰爲相公是孔子爲相兩相一揖之後各從其

主登壇交拜叙公周公之好及至玉帛酬獻之禮既畢景公曰寡人有四方之樂願與君共觀之遂傳令先使萊人上前奏其本土之

樂于是壇下鼓聲大振萊夷三百人雜執旂旄羽袞音弗矛戟劔

楯蜂擁而至口中呼哨之聲相合不絕歷階之半定公色變孔子全無懼意趨立于景公之前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本行中國之禮安用夷狄之樂情命有司去之晏子不知黎彌之計亦公景公曰

孔某所言乃正禮也景公大慙急麾萊夷使退黎彌伏于墮下只等
萊夷動手一齊發作見魯侯打發下來心中甚愠乃召本國僉人分
付筵席中間召汝奏樂要歌敬筭之詩任情戲謔若得魯君臣或笑
或怒我這裏有重賞原來那詩乃文姜淫亂故事欲以羞辱魯國黎
彌升階奏于魯侯曰請奏宮中之樂為兩君壽景公曰宮中之樂非
夷樂也可速奏之黎彌傳魯侯之命倡優侏儒二十餘人異服塗面
裝女扮男分為一隊擁至魯侯面前跳的跳舞的舞口中齊歌的都
是淫詞且歌且笑孔子按劍張目覷定景公奏曰匹夫戲諸侯者罪
當死請魯司馬行法景公不應僉人戲笑如故孔子曰兩國既已通
好如兄弟然魯國之司馬即魯之司馬也乃舉袖向下麾之大呼申
句須樂頌何任二將飛馳上墮于男女二隊中各執領班一人當下
斬首餘人驚走不迭景公心中駭然魯定公隨即起身黎彌初意還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大 十七卷公八
想于墮下邀截魯侯一來見孔子有此手段二來見申樂二將英雄
三來打探得十里之外卽行魯軍屯札遂縮頸而退會散景公歸幕
召黎彌責之曰孔某相共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
夷狄之俗寡人本欲修好今反成仇矣黎彌惶恐謝罪不敢對一語
晏子進曰臣聞小人知其過謝之以文君子知其過謝之以質今魯
有汶陽之田三處其一曰謹乃陽虎所獻不義之物其二曰郕即郕
乃昔年所取以寓魯昭公者其三曰龜陰大山傳縣北有龜陰山在其陰乃先君頃
公時仗魯力索之于魯者那三處皆魯故物當先君桓公之日曹沫
登壇劫盟單取此田田不歸魯志不甘主公乘此機以三田謝過
魯君臣必喜而魯魯之交固矣景公大悅卽遣晏子致三田于魯此
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史臣有詩云

勃然鼓噪起萊戈

無令墮前片語何

知禮之人偏有勇

三田買得兩君和

又詩單讚齊景公能虛心謝過所以為賢君幾于復霸詩云

盟壇失計聽黎彌

臣諫君從兩得之

不惜三田稱謝過

賢名千古播華夷

這汶陽田原是昔時魯僖公賜與季友者今日名雖歸魯實歸季氏

以此季斯心感孔子特築城于龜陰名曰謝城以旌孔子之功言於

定公升孔子為大司寇之職時魯之南境忽來一大鳥約長三尺黑

身白頸長喙獨足鼓雙翼舞于田間野人逐之不得飛騰往北而去

季斯聞有此怪以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生于北海之濱天

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見之地必有淫雨為災魯接壤不可不預為

之備季斯預戒汶上百姓修堤蓋屋不三日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

溢魯有備無患其事傳布魯邦景公益以孔子為神自是孔夫子博

陳周列國志魯卷之十七魯有詩為證

學之名傳播天下人皆呼為聖人矣魯有詩為證

五典三墳漫究詳

誰知萍實辨商羊

多能將聖繇天縱

贏得芳名四海揚

季斯訪人才于孔子之門魯薦仲山魯冉求魯子可魯使從政

季氏俱用為家臣忽一日季斯問于孔子曰陽虎雖去不狃

復興何以制之孔子曰欲制之先明禮制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

雉之城故邑宰無所據以為亂子何不墮其城徹其武備上下相安

可以永承季斯以為然轉告于孟叔二氏孟孫何忌曰苟利家國吾

豈恤其私哉時少正卯忌孔子師徒用事欲敗其功使叔輒密地送

信于公山不狃不狃欲據城以叛知孔子素為魯人所敬重亦思借

助乃厚其禮幣遺以書曰

自三桓擅政君弱臣強人心積憤不狃雖為季宰實慕公議願

以費歸公爲公臣輔公以鋤強暴俾魯國復見周公之舊夫子倘見許願移駕過費面決其事不顧路犒伏惟不鄙

孔子謂定公曰不弔若叛未免勞兵臣願輕身一往說其回心改過何如定公曰國家多事全賴夫子主持豈可去寡人左右耶孔子遂却其書幣不徂見孔子不往遂約會成宰公欲陽郈宰公若藐同時起兵爲逆傷與殺俱不從却說郈邑馬正國館侯犯勇力善射爲郈人所畏服素有不臣之志遂使圉人刺蕘殺之自立爲郈宰發郈眾登城爲拒命之計州仇聞郈叛往告何忌何忌曰吾助子一臂當共滅此叛奴于是孟叔二家連兵往討遂圍郈城侯犯悉力拒戰攻者多死不能取勝何忌教州仇求援于魯時叔氏家臣駟亦在郈城中僞附侯犯侯犯親信之赤謂犯曰叔氏遣使如魯乞師矣魯合兵不可當也子何不以郈降魯外雖親魯內實忌之得郈可以偪魯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卅

魯必大喜而倍以他地酬子總之得地而可去危以就安又何不利之有侯犯曰此計甚善卽遣人乞降于魯以郈邑獻之魯景公召安

嬰問曰叔孫氏乞兵伐郈侯犯又以郈來降寡人將何適從嬰子對

曰方與魯講好豈可受其叛臣之獻乎助叔孫氏爲是景公笑曰郈

乃叔孫私邑于魯侯無與况叔孫氏君臣自相魚肉魯之不幸實魯

之幸也寡人有計在此當兩許其使以誤之乃使司馬穰且屯兵于

界上以觀其變若侯犯能禦叔孫便分兵據郈迎侯犯歸于魯國若

叔孫勝了侯犯便說助攻郈城臨時便宜行事此是魯景公的奸雄

處却說駟亦見侯犯遣使往魯去了復謂犯曰魯新與魯侯爲會助

魯助郈未可定也宜多置兵甲于門萬一事變不測可以自衛侯犯

乃一勇之夫信爲好語遂選精甲利兵留于門下駟亦將羽書射于

城外駟兵拾得獻于州仇州仇發書看之書中言臣亦已安排逆犯

千有七八不日城中當有內變主君不須掛念州仇大喜報知何忌

嚴兵以待數日後侯犯使者自齊回言侯已許下矣願以他邑相

償駟赤人賀侯犯而出使人宣言于眾曰侯氏將逃邠民以附齊使

者回言齊師將至奈何一時人情洶洶多有逃駟赤處問信者赤曰

吾亦聞之齊新與魯好不便得地將遷爾戶口以實聊攝

虛耳自古道安土重遷說了離鄉背井那一個不怕的眾人聽說互

相傳說各有怨心忽一夜駟赤探知侯犯飲酒方酣遂命心腹數十

人遠城大呼曰齊師已至城外矣吾等速治行李三日內便要起身

因繼以哭邠眾大驚俱集于侯氏之門此時老弱惟有涕泣那壯者

無不咬牙切齒憤恨侯犯忽見門內藏甲甚多正適其用大家捨得

穿著起來各執兵器發聲喊將侯犯家四面圍住連守城之兵都反

了侯氏與眾助興了駟赤亟入告侯犯曰邠眾不願附齊滿城俱變

了更有甲兵否吾請率而攻之犯曰甲兵俱被眾掠取矣今日之事

免禍爲上駟赤曰吾捨命送子遂出謂眾曰汝等讓一路容侯氏出

奔侯氏出齊師亦不至矣眾人依言放開一路駟赤當先侯犯在後

家屬尙自餘人車十餘乘駟赤直送出東門因引齊兵入于邠城安

撫百姓何忌請追侯犯駟赤曰臣已許之免禍矣乃縱之不追遂墮

邠城三尺卽用駟赤爲邠宰侯犯奔齊師穰苴知齊師已定邠乃班

師還齊州仇何忌亦回魯國公山不狃初聞侯犯劇邠以叛叔仲二

家往討喜曰季氏孤矣乘虛襲魯國可得也遂盡驅費眾殺至曲阜

叔孫輒爲內應開門納之定公急召孔子問計孔子曰公徒弱不足

用也臣請卹君以往季氏遂驅車至季氏之宮宮內有高臺堅固可

守定公居之少頃司馬申旬須樂旆俱至孔子命季斯盡出其家甲

以授司馬使伏于臺之左右而使公徒列于臺前公山不狃同叔孫

輒商議曰我等此舉以扶公室抑私家爲名不奉魯侯爲主季氏不可克也乃魯邾公宮索定公不得盤桓許八知己往季氏遂移兵來攻與公徒戰公徒皆散走忽然左右大譟中句須臾頎二將領着精甲殺至孔子扶定公立于臺上謂費人曰吾君在此汝等豈不知順逆之理速速解甲既往不咎費人知孔子是個聖人誰敢不聽俱舍兵拜伏臺下公山不狝叔孫邲勢窮遂出奔魯國去了叔孫州仇回魯言及邾都以墮季斯亦命墮了費城復其初制何忌亦欲墮成都成宰公斂陽問計于少正卯卯曰邾費因叛而墮若并墮成何以別子于叛臣乎汝但云成乃魯國北門之守若墮成魯師侵我北鄙何以禦之堅持其說雖拒命不爲叛也陽從其計使其徒穿甲而登城謝叔孫氏曰古非爲叔孫氏守爲魯社稷守也恐魯兵但暮猝至無守禦之具願捐此性命與城俱碎不敢動一磚一土孔子笑曰陽不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世

二十七

辨此語必聞人

卯

教之耳季斯嘉孔子定費之功目知不及萬分

之一使攝行相事每事諮謀而行孔子有所陳說少正卯輒變亂其

詞聽者多爲所惑孔子密奏于定公曰魯之不振繇忠佞不分刑賞

不立也夫護嘉苗者必去莠草願君勿事姑息請出太廟中斧鉞陳

於兩觀之下兩觀者門名定公曰善明日使羣臣叅議成城不墮利

害俱聽孔子裁決眾人或言當墮或言不當墮少正卯欲迎合孔子

之意獻墮成六便何謂六便

一君無二尊 二歸重都城形勢 三抑私門 四使跋扈家臣

無所憑藉 五平三家之心 六使鄰國聞魯國興革當理知所

敬重

孔子奏曰卯誤矣成已作孤立之勢何能爲哉况公斂陽忠于公室

豈跋扈之比卯辨言亂政離間君臣按法當誅聖人乃文政

羣臣皆曰卯乃魯閭人言或不當罪不及死孔子復奏曰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徒有虛名惑眾不誅之無以爲政臣職在司寇請正斧鉞之典遂命力士縛卯于兩觀之下斬之羣臣莫不變色三家心中亦俱慙然史臣有詩云

養高華士太公誅

孔子偏將少正除

不是聖人開正眼

世間盡讀兩人書

自少正卯誅後孔子之意始得發舒定公與三家皆虚心以聽之孔子乃立綱陳紀教以禮義養其廉恥故民不擾而事治三月之後風俗大變市中鬻羔豚者不飾虛價男女行路分別左右不亂遇路有失物恥非己有無肯拾取者四方之客一入魯竟皆有常供不至缺乏賓至如歸國人歌之曰

袞衣章甫

來適我所

章甫袞衣

慰我無私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世二

卷之三

此歌詩傳至魯國魯公大驚曰吾國必爲魯所并矣不知魯公如何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佞會稽文種通宰語

齊人來歸女樂固爲要阻孔子但魯國君臣若不忘于政事便受女樂也自無妨受而怠于政便不足以有爲矣况魯君臣安于逸樂驕侈已生卽無齊人之歸寧不自尋聲色之悞耶然則魯國之終于不振仍是自不長進不在齊人之歸女樂也衛靈一國之君不能制其妻使不淫亂已是可笑乃反自把奸夫招來真是全無人氣

衛靈常召宋朝與南子相會只是要討老婆歡喜耳可見凡人

行事不論道理只要老婆歡喜者便有烏龜局氣

南子宣淫醜聲外布蒯賁實在難過然不幸而處此人倫之變亦當思一善處之方不應遂出于殺也蓋無子提母奸之理即無父之母子只得而制之不得而殺之也况其父現在乃欲以奸而殺其母豈得無罪蒯賁只是血氣用事未能揆之于義耳齊國亦是大邦齊景也算英主前則方欲與晉代興而圖霸今則不能保全其愛女只為失却晏嬰穰苴兩人耳賢才之關係人國如此

夫差使侍人立處呼名取微其報越之志不為不切乃既勝越而遂許其行成雖是因伯嚭之佞言實以越太易已有驕侈之心故諂言得入耳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廿

十七

若論夫差釋越亦不失為大度但其所以釋之之故不出于哀矜而出于驕泰又不恤其民荒棄政事故遂為越所滅耳使其于勝越之後能任賢修政練兵安民卽桓文之業可繼越豈遂可得志哉

夫椒之役越若又復勝則越必驕而越愈憤必致滅亡而不可救矣安能滅越而成伯哉禍福倚伏之理大率如此

話說魯侯自會夾谷歸後晏嬰病卒景公哀泣數日正憂朝中乏人

復聞孔子相魯魯國大治驚曰魯相孔子必霸必爭地以慮其備而爭地自

是識見齊為近鄰恐禍之先及奈何大夫黎彌進曰吾患孔子之用

何不沮之景公曰魯方任以國政豈吾所能沮乎黎彌曰臣聞治安

之後驕逸必生可見此舉只是乘機而大不是無故生端請盛飾女樂以遺魯君魯君幸

而受之必然怠于政事而疎孔子孔子見疎必棄魯而適他國君可

安枕而臥矣不思自克魯臣以曲國只阻他大之用賢可笑景公大悅卽命黎彌於女間

禮記之中擇其貌美年二十以內者共八十八人分爲十隊各衣錦繡教之歌舞其舞曲名康樂聲容皆出新製備態極妍世所未有教習已成又用良馬一百二十匹金勒雕鞍毛色各別望之如錦使人致獻魯侯使者張設錦棚二處于魯高門之外魯東棚安放馬羣西棚陳列女樂先致國書于定公公發書看之書曰

梓曰頓首啟魯賢侯殿下孤向者獲罪夾谷愧未忘心幸賢侯鑒其謝過之誠克終會好且以國之多虞聘問缺然茲有歌婢十羣可以侑飲良馬二十四可以服車敬致左右聊申悅慕伏惟存錄

且說魯相國季斯安享太平忘其所爲魯後樂之志已伏胸

中魯當其會魯忽聞魯饋女樂如此之盛不勝艷慕即時換了微服與

心服數人乘車潛出南門往看那樂長方在演習歌聲過雲舞態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五

風一進一退光華奪目如遊天上觀仙姬非復人間思想所及季斯

看了多時又聞其容色之美服飾之華不覺手麻脚軟目睜口呆意

亂神迷魂消魄奪魯一日三宣季斯爲貪看女樂

竟不赴召至次日方入宮來見定公定公以國書示之季斯奏曰此

魯君美意不可卻也定公亦有想慕之意便問女樂何在可試觀否

季斯曰見立高門之外車駕如往臣當從行但恐驚動百官不如微

服爲便於是君臣皆更去法服各乘小車馳出南門竟到西棚之下

早有人傳出魯君易服親來觀樂了使者分付女子用心獻技那時

歌喉轉嬌舞袖增艷十隊女子更番迭進真乃盈耳奪目應接不暇

把魯國君臣二人喜得手舞足蹈不知所以魯有詩爲證

一曲嬌歌一塊金 一番妙舞一盤珠

只因十隊女人面 改盡君臣兩個心

從人又誇東棚良馬定公曰只此已是極觀不必又問馬矣是夜定
公入宮一夜不寐耳中猶時聞樂聲若美人之在枕畔也迷眩後實

景恐羣臣議論不一次早獨宣季斯入宮草就答書書中備述感激
之意不必盡述又將黃金白璧贈與齊使將女樂收入宮中以三十

人賜季斯猶散之意正是為此其馬付於圉人饌養定公與季斯新得女樂各
自受用日則歌舞夜則枕席不知是何生樣一連三日不去視朝聽

政孔子聞知此事淒然長歎時弟子仲子路在側進曰齊君怠于政
事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郊祭已近倘大禮不廢國猶可為也可見

亦不專怪其受女樂及祭之期定公行禮方畢即便回宮仍不視朝并肥肉亦
無心分給主胙者叩宮門請命定公諉之季孫李孫又諉之家臣孔

子從祭而歸之晚不見胙肉頰到乃告子路曰吾道不行命也夫乃
援琴而歌曰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共 十七卷用六

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

彼女之謁

可以死敗

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

歌畢遂束裝去便莫想如子路冉有亦棄官從孔子而行自此魯國復衰便莫想如

此快活于史臣有詩云

幾行紅粉勝銅刀

不是黎癩巧計高

天運凌夷成瓦解

豈容魯國獨甄陶

孔子去魯適齊靈公喜而迎之問以戰陳之事孔子對曰某未之
學也次日遂行過宋之匡邑匡人素恨陽虎見孔子之貌相似以為

陽虎復至聚眾圍之子路欲出戰孔子止之曰某無仇于匡是必有
故不人當自解乃安坐鳴琴迺靈公使人追還孔子匡人乃知其誤

謝罪而去孔子復還魯國主于賢大夫選援之家且說靈公之夫人
曰南子宋女也有美色而淫有美色原是好事只是他病受在

先與公子朝相通朝亦男子中絕色兩美相愛過於夫婦既歸靈公
生朝已長立爲世子而舊情不斷婦人只顧好淫絕不顧時又
有美男子曰彌子瑕素得君之寵愛嘗食桃及半以其餘推入靈公
之口靈公悅而啖之誇於人曰子瑕愛寡人甚矣一桃味美不忍自
食而分啖寡人得意羣臣無不竊笑你們自笑子瑕恃寵弄權無所
不至靈公外嬖子瑕而內懼南子思以媚之乃時時召靈朝與夫人
相會醜聲遍傳靈公不以爲恥又好外寵又怕老崩深恨其事使
家臣戲陽速因朝見之際刺殺南子以滅其醜人說南子覺之訴于
靈公靈公逐崩噴噴奔靈公立崩噴之子輒爲世子及
孔子再至南子請見之知孔子爲聖人倍加敬禮在婦亦知敬重里
忽一日靈公與南子同車而出使孔子爲陪乘過街市市人歌曰

同車者色耶

從車者德耶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七

七七七七

孔子歎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之
下宋司馬相也亦以男色得寵于宋公方貴幸用事忌孔子之來遂
使人伐其樹欲求孔子殺之孔子微服去宋適鄭將適晉至河聞趙
殺賢臣晉華愛華歎曰鳥獸惡傷其類况人乎復返衛未幾衛靈
公卒國人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崩噴亦藉晉援與陽虎襲戚據之是
時衛父子爭國輒更不肖助崩噴助輒孔子惡其逆理復去衛
適陳又將適蔡昭王問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陳大夫相
議以爲用孔子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兵圍孔子於野孔子絕糧三
日而絃歌不輟今開封府陳州界有地名蔡落其地有臺名曰陳
卽孔子當時絕糧處宋劉敞有詩云

四海栖栖一旅人

絕糧三日死生鄰

自是天心勞木鐸

豈謂陳蔡有愚臣

忽一晚有異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披甲持戈向孔子大叱聲動左

右差使食與聖人亦子路引出與戰於庭其人力大子路不能取勝

孔子從旁諦視良久謂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遂探其脅其人力

盡手垂墮而仆地化爲大鰐魚弟子怪之孔子曰凡物老而衰則羣

精附焉殺之則已何怪之有命弟子烹之以充饑弟子皆喜曰天賜

也昭王大喜皆以禮社昭王大喜皆以禮社二十五家

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昔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地僅百里能

修其德卒以代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賢若得據土

壤其代不難矣不難矣只慮代竟小不難矣只慮代竟小乃止孔子知不能不能用乃復還

召具門人冉有孔子因而反魯魯以大夫告老之禮侍之於是諸弟

子中子路子魯魯仕于仕于魯魯冉有冉有有若宓子賤有若宓子賤名不仕于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七 廿 十七卷下

魯這都是後話叙明留作話柄再說王閔閔自敗之後威震中

原頗事游樂乃大治宮室建長樂宮于國中人君子得意後能不作

築高臺于姑蘓山山在城西南三十里一名姑胥山於胥門外爲徑

九曲以通山路春夏則治于城外秋冬則治于城中忽一日想起

人伐吳之恨謀欲報之忽聞齊與魯交通聘使怒曰魯通好此我

北方之憂也從先伐齊後及魯相國子晉進曰交聘乃鄰國之常未

必助害不可據與兵旅今太子波元妃已歿未有繼室王何不

遣使求婚于齊如其不從伐之未晚善兵閔閔從之使大夫王孫路

往齊爲太子波求婚時景公年已老髦志氣衰頹不能自振宮中止

一幼女未嫁不忍棄之地無奈朝無良臣邊無良將此時方省得

恐一拒魯魯與師來伐如魯國之受禍悔之何及大夫黎彌亦勸景

公結婚于齊勿激其怒景公不得已以女少姜許婚王孫路回復

王王復遣納幣於齊迎齊女歸國景公愛女畏齊雨念交迫不覺流

淚出涕歎曰若平仲穉且二人在此孤豈憂人哉見前孔子

謂大夫鮑收曰煩卿為寡人致女於齊此寡人之愛女嬀王善

視之臨行親扶少姜登車送出南門而反鮑收奉少姜至敬致

侯之命因慕子胥之賢深相結納不在話下却說少姜年幼不知夫

婦之樂事與太子說成婚之後一心只想念父母日夜號泣太子

波再三撫慰其哀不止遂抑鬱成病不是天下第一個奇女子便

閻憐之乃改造北門城樓極其華煥更其名曰望齊門令少姜日遊

其上少姜凭欄北望不見國悲哀愈甚其病轉增臨絕命囑太子

白妾聞虞山之巔可見東海乞葬我于此倘魂魄有知庶幾一望

國也波奏聞其父乃葬于虞山頂上今常熟縣虞山有齊女墓又

有望海亭是也有張洪齊女墳詩為證詩曰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尤 十七卷五九

南風初勁北風微 爭長諸姬復取齊

越境定須千雨送 半途應拭萬行啼

望鄉不憚登臺遠 埋恨惟嫌起塚低

蔓草垂垂猶泣露 倩誰滴向故鄉泥

太子波憶念齊女亦得病想必也是未幾卒聞欲於諸公子中擇

可立者意猶未定欲召子赤決之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年已二

十六歲矣生得昂藏英偉一表人材聞其祖闔閭擇嗣乃先趨見子

胥曰我嫡孫也欲立太子舍我其誰此在相國一言耳白欲求

好人多安命不好子胥許之少頃闔閭使人召子胥商議立儲之事

子胥曰立子以嫡則亂不生今太子雖不祿有嫡孫夫差在闔閭口

舌觀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國之統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敦於

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又何疑焉若論繼嗣之義自然該立夫差

閻閻曰寡人聽子善輔之遂立夫差為太孫夫差王子胥家稽首稱謝閻敬王二十四年閻閻年老者亦躁問閻王充常薨子可歲

新立遂欲乘喪伐越子胥諫曰越雖有襲吳之罪然方有大喪伐之不祥宜少待之閻閻不聽留子胥與太孫夫差守國自引相孫

孫路孫等選精兵三萬出南門望越國進發越王句踐親自督師禦之諸稽為大將靈姑浮為先鋒無餘音為左右翼與吳兵

相過於攜李相拒十里各自安營下寨兩下挑戰不分勝負閻閻大怒遂悉眾列陳于五臺山附城戒軍中毋得妄動越兵悔怠然後

乘之句踐望見吳陣上隊伍整齊戈甲精銳謂稽郢曰彼兵兵勢甚振不可輕敵必須以計亂之乃使大夫嚭無餘音督敢死之士左

五百人各持長鎗右五百人各持大戟一聲吶喊殺奔吳營吳陣上全然不理陣脚都用弓弩手把住堅如鐵壁冲突三次俱不能入吳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亦只得回轉句踐無可奈何諸稽郢密奏曰罪人可使也句踐悟

次日密傳軍命悉出軍中所攜死罪者吳共三百人分為三行俱袒衣注劍于頸安步造於吳軍為首者前致辭曰吾主

王不自量力得罪于上國致辱下討臣等不敢愛死願以死代王之罪言畢以次自勁吳兵從未見如此舉動甚以為怪吳皆注日

而觀之互相傳語正不知其何故越軍中忽然鳴鼓鼓聲大振越無餘音帥死士二隊各擁大楯持短兵呼哨而至吳兵心忙隊伍遂

亂句踐統大軍繼進右有諸稽郢左有靈姑浮冲開吳陣孫路捨命與諸稽相持靈姑浮奮長刀左冲右突尋人廝殺正遇吳王閻

閻靈姑浮將刀便砍閻閻望後一閃刀砍中右足傷其將指大一屢墜于車下却得越兵到救了吳王馮毅身被重傷王孫路知吳

王有失不敢戀戰急急收兵被越兵掩殺一陣死者過半閻閻傷重

卽刻班師回寨靈姑浮取吳王之屢獻功句踐大悅却說王因年老不能忍痛回至七里之外大叫一聲而死伯嚭護喪先行王孫駱引兵斷後徐徐而返越兵亦不追趕史臣有詩論闔閭用兵不息致有此禍詩曰

破楚凌齊意氣豪

又思吞越起兵刀

好兵終在兵中死

順水叮嚀莫放篙

吳太孫夫差迎喪以歸成服嗣位卜葬於破門外之海湧山發工穿山爲穴以專諸所用魚腸之劍殉葬其他劍甲六千副金玉之玩充羽其中既葬盡殺工人以殉三日後有人望見葬處有白虎踞其上因名曰虎邱山識者以爲埋金之氣所現後來始皇使人發闔閭之墓鑿山求劍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虎邱劍池是也劍殺傷重亦死附葬於山後今亦不知其處矣夫差既葬其祖立長子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七世

卷之十七

世

十七

友爲太子使侍者十人更番立于庭中每自己出入經緣必大聲呼其名而告曰大差爾忘王殺爾之祖乎卽泣而對曰唯不敢忘欲以傲揚其心命子胥伯嚭練水兵於太湖又立射棚於靈巖山以訓射侯三年喪畢便爲報仇之舉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

也是時

頃公失政六卿樹黨爭權自相魚肉

荀寅

與士吉射

相睦結爲婚姻韓不信魏曼多忌之荀躒

有寵臣曰梁嬰

行氏

父躒欲以爲卿嬰父恃荀躒之愛謀逐荀寅而代其位故荀躒亦與

范氏中行氏相惡上卿趙鞅有族子名午封于邯鄲午之母荀寅之

姊故寅呼午爲甥先年靈公與景公合謀叛趙鞅帥師伐

衛衛懼貢戶口五百家謝罪鞅留于邯鄲謂之衛貢未幾鞅欲遷五

百家以實晉陽午恐人不服未卽奉命鞅怒午之抗已遂誘

午之晉陽執而殺之荀寅怒趙鞅私殺其甥因與士吉射商議欲兵

伐趙氏爲邯鄲午報仇趙氏有謀臣曰董安于時爲趙氏守靈陽城
聞二氏之謀特至絳州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方睦一旦作亂恐不可
制主君宜先爲之備趙鞅曰晉國有令始禍必誅待其先發而後應
之可也董安于曰與其多害百姓寧我獨死若有事安于當之

如此
董安于治兵將以害我於是連兵以伐趙氏圍其宮却得董安于有

備引兵殺開一條血路保護趙鞅奔晉陽城恐二家來攻建壘自守

帶蹠謂韓不信魏曼多曰趙氏六卿之長寅與吉射不繇君命而擅

逐之政其歸二家矣韓不信曰盍以始禍爲罪而并逐之三人遂同
請于定公各率家甲奉定公以伐二家寅吉射悉力拒戰不能取勝

吉射謀覘定公韓不信遽使人呼于市中曰范中行氏謀反來劫其
君矣國人信其言各執兵器來救定公三家借國人之眾殺敗范中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世二

行之兵寅吉射奔于朝歌以叛韓不信告于定公曰范中行實爲首

禍今已逐矣趙氏世有大功于晉宜復鞅位定公言無不從遂召鞅

于陽復其爵祿梁嬰父欲代荀寅爲卿荀躒言于趙鞅鞅問董安

于安于曰晉惟政出多門故禍亂不息若立嬰父是乃又置一荀寅

也鞅乃不從嬰父怒知爲董安于所阻謂荀躒曰韓魏黨于趙智氏

之勢孤矣趙氏所恃者其謀臣董安于也何不去之躒問曰去之何

策嬰父曰安于私具甲兵以激成范中行之變若論始禍還是安于

爲首荀躒如嬰父之言以責趙鞅鞅懼董安于曰臣向者固以死自

期矣臣死而趙氏安是死賢于生也乃退而自縊趙鞅乃陳其屍于

市使人告于荀躒曰安于已伏罪矣荀躒乃與趙鞅結盟各無相害

鞅私祀董安于於家廟之中以答其勞寅吉射以據朝歌諸侯叛晉

者皆欲借之以害晉趙鞅屢次與師攻之晉晉鄭衛遣使輸粟助兵

以救二氏鞅不能克直至周敬王三十年趙鞅合韓魏智三家之兵

攻下朝歌寅吉射奔邯鄲再奔柏人未幾柏人城復破其黨范子武

張柳胡俱戰死豫讓為荷蹠子荀甲所獲甲子再瑀請而活之遂為

智氏之臣異日報以此寅吉射逃奔齊國去訖可憐林父五傳至寅

上為七傳至吉射祖宗俱晉室股肱之臣也子孫貪穢遂至滅宋豈

不哀哉晉六卿自此只有趙襄衛晉四卿矣此是後詁髯仙有詩云

六卿相井或存亡 總是私門作主張

四氏瓜分謀愈急 不如留却范中行

且說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吳王夫差除喪已乃告于太廟興

傾國之兵使子胥為大將伯嚭副之從太湖取水道攻越越毒踐

集臣計議出師迎敵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曰吳恥喪其君誓

矢圖報者三年于茲矣其志憤其力齊不可當也宜歛兵為堅守之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卅三 七拾卷卅三

計大夫文種字會奏曰以愚見莫若卑詞謝罪以乞其和俟其兵退

而後圖之必定此時越政不修 故一人之言如此句踐曰五卿言守言和皆非至計夫

吳吾世仇也伐而不戰以我不能軍矣知出戰 不能軍乃悉起國中丁壯

其三萬人迎于椒山亦曰大椒之下初合戰吳兵稍却殺傷約百十

人句踐趨利直進約行數里正遇夫差大軍兩下布陣大戰夫差立

于船頭親自秉袍擊鼓以激厲將士勇氣十倍忽北風大起波濤洶

湧子胥伯嚭各乘餘艘大艦順風揚帆而下俱用強弓勁弩箭如飛

輦船射來越兵迎風不能抵敵大敗而走吳兵分三路逐之越將靈

姑浮舟覆溺水而死胥狂中箭亦亡吳兵乘勝追逐殺死不計其數

句踐奔至固城自保吳兵圍之數重絕其汲道夫差喜曰不出十日

越兵俱渴死矣誰知山頂之上自有靈泉泉有嘉魚踐命取魚數

百頭以饋吳上吳王天驚句踐留范蠡堅守自帥殘兵乘間奔會稽

山山在紹興府城東南照閣甲楯之數纔刺得五千餘人句踐歎曰自先君

於孤三十年來未嘗有此敗也悔不聽范文二大夫之言以卒如此

吳兵攻固城益急子胥營于右右在固城之右伯嚭營于左左在固城之左告急一日三

王大恐文種獻謀曰事急矣及今請成猶可及也句踐曰吳不許成

奈何文種對曰吳有太宰伯嚭者其人貪財好色忌功嫉能與子胥

同朝而志趣不合糾得吳王畏事子胥而驅子嚭若私詣太宰之營

結其權心與定行成之約太宰言于吳王無不聽子胥雖知而阻之

亦無及矣國有合夜之臣敵國之福也句踐曰卿見太宰以何為賂種對曰軍中

所乏者女色耳誠得美女而獻之賂人第一天若祐種當見聽句

踐乃連夜遣使至都城越都命夫人選宮中之有色者得八人

盛其容飾加以白璧二十雙黃金千鎰夜送太宰之營求見太宰種

初欲拒絕姑使人探其來狀聞有所齎獻乃召入便已嚭倨坐以待

之文種跪而致詞曰寡君有歲年幼無知不能善事大國以致獲罪

不寡君已悔恨無及願舉國請為吳臣而恐王見咎不納知太宰以

寬寬功德外為吳之干城內作王之心膂又承他邦是好人寡君

使下臣種先叩首于轅門借重一言收寡君子宇下不腆之儀聊效

薄費自此當源源而來矣又款乃以賄單呈上嚭猶作色謂曰種國

且暮且破滅矣凡種所有何患不歸吳而以此區區者啖我為耶種

復進曰種兵雖敗然保會稽者尚有精卒五千堪當一戰戰而不捷

將盡焚庫藏之積竄身異國以圖種王之事言凡楚昭王名師自救安得遽為

吳有耶雖在名憐之時而語自有別兩是善于高命者即使吳盡有之然大半歸于王宮太

宰同諸將不過瓜分一二孰若主種之成寡君非委身于王實委身

于太宰也春秋貢獻未入王宮先入宰府是太宰獨擅全種之利諸

將不得與焉此一說易况困獸猶聞肯城一戰倘有不可測之事乎

這一席話說入伯豁之心不覺點頭微笑又指單上所聞

美人曰此八人者皆出自越宮若民間更有美如此者寡君若生還

越國當竭力搜求以備太宰掃除之數伯豁歸在欲助上曰又指一

是會說交得不伯豁起立曰大夫舍右營而趨左以某無乘危害人

之意也其來朝當引子先見吾王以決其議遂盡收所獻留種于營

中叙賓主之禮次早同造中軍來見夫差伯豁先入備道王句踐

使文種請成之意夫差勃然曰越與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安得允

其成哉語對曰王不記孫武之言乎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

偏會猜越雖得罪于吳然其下吳者已至矣其君請為吳臣其妻請

為吳妾越國之寶器珍玩盡掃以貢于吳宮所乞于王者僅存宗祀

一線耳夫受越之降厚實也赦越之罪顯名也名實俱收吳可以伯

必欲窮兵力以誅越彼句踐將焚宗廟殺妻子沉金玉于江率死士

五千人致死于吳得無有所傷于王之左右乎與其殺是人孰若得

是國之為和好是凡物語話那耳說每夫差曰今文種安在語對曰

見在幕外候宣夫差乃命種入見種膝行而前復申前說加以卑遜

夫差曰汝君請為臣妾能從寡人入吳否種稽首曰既為臣妾死生

在君敢不服事於左右語對曰句踐夫婦願來吳國名雖赦越實已

得之矣又加王又何求焉夫差乃許其成早有人到右營報知子胥

子胥急趨至中軍見伯豁同文種立于王側子胥怒氣盈面問吳王

曰王已許越和乎王曰已許之矣子胥連叫曰不可不可嚇得文種

倒退幾步靜聽其說原有些子胥諫曰越與吳鄰有不兩立之勢若

吳不滅越必滅吳夫秦晉之國我攻而勝之得其地不能居得其

車不能乘如攻越而勝之其地可居其舟可乘此社稷之利不可棄

也說利害何嘗不明自其如有先人之言何况又有先王大仇不滅越何以謝立庭之誓

乎人差語塞不能對惟以自視伯嚭伯嚭前奏曰相國之言誤矣先

王建國水陸並封吳越宜水晉秦宜陸若以其地可居其車亦可乘

吳越必不能共存則秦晉齊魯皆陸國也其地亦可居其車亦可乘

彼四國者亦將并而為一乎駁得竟是有若謂先王大仇必不可赦

則相國之仇楚者更甚何不遂滅楚國而遠許其和耶今越王夫婦

皆願服役于吳視楚僅約幸勝更不相同相國自行忠厚之事而欲

王居刻薄之名忠臣不如是也又激夫差又駁夫差喜曰太宰之言

有理相國且退俟越國共獻之日當分賂汝氣得子胥面如土色歎

曰吾悔不聽伏離之言與此佞臣同事還心却口中恨恨不絕只得

步出幕府謂大夫王孫雄曰越十年生聚再加以十年之教訓不過

二十年要宮為沼矣論報復之情雖甚如此然雄意殊未深信下行

含憤自回右營夫差命文種回復越王再到吳軍申謝夫差問越王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七夫婦入吳之期文種對曰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誅將暫假歸國悉歛

其玉帛子女以貢于吳願大王稍寬其期其或負心失信安能逃大

王之誅乎夫差許諾遂約定五月中旬夫婦入臣于吳遣王孫雄押

文種同至越國催促起程太宰伯嚭屯兵一萬于吳山在杭州為以

候之如過期不至滅越歸報夫差引大軍先回畢竟越王如何入吳

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句踐之入吳可謂出萬死一生之途矣而竟得返國而成伯則

全賴國有賢臣之力也觀其去國之時諸臣各以職守自任無

有缺事又有才智全備之范蠡以為之左右便知已有復興之

望矣

句踐困吳許人而國無廢事外不侵內不潰可見**越**國諸臣多是賢者

越與**吳**爲敵國夫差若以閭閻之死爲**越**罪則不當許句踐之行成既許之矣乃拘其夫婦于石室出行使句踐操馬箠行于車前其辱之不已甚乎既加以甚深之辱而乃信其無報怨之心真爲不知情理矣嘗糞一節尤爲人所易明而夫差乃因此而憐之而歸之其受辱愈甚則其怨亦將愈深矣句踐後日之臥薪嘗胆豈非以甚痛于中而然耶

句踐報仇情切其抱冰握火嘗胆臥薪不是得力處得力處全在尊賢禮主敬老憐貧繁生育躬節儉諸事耳句踐行至于喪敗之餘且能遂滅**吳**而成伯有國家者苟能行此于無罪之時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何患國之不振耶

文種破**吳**七術固是甚妙且內中只有積財練兵以承其弊是權操之自我者其六事則皆自我出之而却須彼之自行者也使**越**出之而吳人不受不行亦何足以破之乎可見算計雖出于敵國而上算不上算仍是出于自家然則**越**之滅**吳**只算**吳**之自滅耳

話說**越**大夫文種蒙**吳**王夫差許其行成回報**越**王言**吳**王已班師矣遣大夫**孫**雄隨臣到此催促起程太宰屯兵江上專候我王過江**越**王句踐不覺雙眼淚流文種曰五月之期迫矣王宜速歸料理

國事不必爲無益之悲**越**王乃收淚回至**越**都見市井如故丁壯蕭然甚有斬筮真難看留**孫**雄于館驛收拾庫藏寶物裝成車輛又括

國中女子三百三十人以三百人送**吳**王三十人送太宰時尙未有

行動之日王孫維連連催促句踐泣謂羣臣曰孤承先人餘緒兢兢業業不敢怠荒只怕未必不然何以遂欺于吳今夫椒一敗遂至國亡家破千里而

作俘囚此行有去日無歸日矣羣臣莫不涕泣又種遂曰昔者湯囚于夏臺文王繫于羑里黃音西地在彭德府湯陰縣一舉而成王齊桓公奔莒

文公奔晉一舉而成伯夫艱苦之境天之所以開王伯也雖是為慰在馬王善承天意自有與期何必過傷以自損其志乎句踐于是即

口祭祀宗廟王孫維先行一日句踐與夫人隨後進發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范蠡具舟于固陵迎接王臨水祖道也文種舉觴而

前祝曰

皇天祐助 前沉後揚 禍為德根 憂為福堂

威人者滅 服從者昌 王雖淹滯 其後無殃

君臣生離 感動上皇 眾夫哀悲 莫不感傷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吳

十七卷第八

臣請薦脯 行酒二觴

句踐仰天歎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范蠡進曰臣聞居不幽者志不

廣形不愁者思不遠古之聖賢皆遇困厄之難蒙不救之恥豈獨君

王哉雖是如此却亦難受句踐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不為大害

寡人今將去越入吳以國屬諸大夫大夫何以慰寡人之望乎范蠡

謂同列曰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國之憂臣之辱

以吾浙東之士豈無一二豪傑與主上分憂辱者乎於是諸大夫齊

聲曰誰非臣子惟王所命句踐曰諸大夫不棄寡人願各言爾志誰

可從難誰可守國文種曰四境之內百姓之事蠹不如臣與君周旋

臨機應變臣不如蠹正不妨各有其用范蠡曰又種自處已審主公

以國事委之可使耕戰足備百姓親睦至於轉危主忍垢辱往而必

反與君復仇者臣不敢辭于是諸大夫以次自述太宰告成曰發君

之令明君之德統煩理劇使民知分臣之事也是好太宰不知此行

人曳庸曰通使諸侯解紛釋疑出不辱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何如一夫

司直皓進曰君非臣諫舉過決疑直心不撓不阿親戚臣之事也行人

司馬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食進不退流血滂滂臣之事好

事也是如司農事如曰躬親撫民弔死存疾食不二味蓄陳儲新臣之

事也是如太史計倪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

之事也是好太史有此詩多句踐曰孤雖入于北國為窮窮諸

大夫懷德抱術各顯所長以保社稷孤何憂焉乃留眾大夫守國獨

與范蠡偕行君臣別于江口無不流涕句踐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

畏若孤之聞死胷中絕無怵惕無所之怪強自解遂登船徑去送者

皆哭拜于江岸下王終不返顧有詩為証

斜陽山外片帆開 風捲春濤動地回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光

今日一樽沙際別 何時重見渡江來

越夫人乃據舷而哭見烏鵲啄江渚之蛾飛去復來意甚閑適因哭

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為鴛凌立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奮健翻兮雲間啄

素蝦兮飲水任厥性兮往譴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遺天風飄

飄兮西往知再返兮何年心輟輟兮若割淚泣泣何大兮雙懸

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愁人莫與強笑以慰夫人之心曰孤之

六翻備矣高飛有日復何憂哉越王既入界先遣范蠡見太宰伯

嚮于吳山復以金帛女子獻之嚮問曰文大夫何以不至蠡曰為吾

主守國不得偕來也嚮遂隨范蠡來見越王越王深謝其覆庇之德

詔一力擔承許以返國原有九分越王之心稍安伯嚭引軍押送

王至于吳下引入見吳王何踐肉袒伏于階下夫人亦隨之將

寶物女子開單呈獻于下越王再拜稽首曰東海役臣句踐不自量

力得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

勝感戴句踐謹叩首頓首夫差曰寡人若念先君之仇子今日無生

理句踐夜叩首曰臣實當死惟大王憐之時子胥在傍曰若燔火聲

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彎弓而射之况近集于庭

庶乎句踐為人機險今為釜中之魚命制庖人故諛詞令色以求免

刑誅一旦稍得志如放虎于山縱鯨于海不復可制矣既已受其行

殺之却夫差曰孤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孤非愛成今來國而而不誅恐見告

于天耳太宰嚭曰子胥明于一時之計不知安國之道吾王誠仁者

之言也子胥見吳王信伯嚭之佞言不用其諫憤憤而退夫差愛越

貢獻之物使王孫雄于闔閭募側築一石室將句踐夫婦貶入其中

去其衣冠蓬首垢衣執養馬之事既山救之伯嚭私饋食物僅不至

于饑餓吳王每駕車出遊句踐執馬籠步行車前吳人皆指曰此越

王也句踐低首而已能忍辱者其有詩為証

堪笑英雄值坎珂 不生意氣盡銷磨

魂離故苑歸應少 恨滿長江淚轉多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四

句踐在石室二月范蠡朝夕侍側寸步不離忽一日夫差召句踐入

見句踐跪伏于前范蠡立于後夫差謂范蠡曰寡人間哲婦不嫁破

亡之家名賢不官滅絕之國今句踐無道國已將亡子君臣並為奴

僕越驕囚一室豈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過自新棄越歸吳

寡人必當重用去憂患而取富貴子意何如此亦只是泛言不時越

王伏地流涕惟恐范蠡之從吳也只見范蠡稽首而對曰臣聞亡國

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不能輔越王

為善致得罪于大王幸大王不加誅得君臣相保入備掃除出脩

趨走臣願是矣尙敢望富貴哉夫差曰子既不移其志可仍歸石室

可范蠡曰謹如君命夫差起入宮中句踐與范蠡趨入石室王服

擯鼻著樵頭斫養馬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闕之襦汲水除糞灑

掃范蠡拾薪炊爨面目枯槁夫差時使入窺之見其君臣力作絕無

幾微怨恨之色終夜亦無愁歎之聲正范蠡曰此非人之事也

以此謂其無志思鄉置之度外一日夫差登姑蘇臺望見王及夫

人端坐于馬糞之傍范蠡操筆而立于左君臣之禮存夫婦之義具

夫差顧謂太宰嚭曰彼王不過小國之君自己太范蠡不過一介

之士可知前此不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心甚敬之伯

嚭對曰不惟可敬亦可憐也飛夫差曰臣如太宰之言寡人

目不忍見倘彼悔過自新亦可赦乎對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

以聖王之心哀孤窮之士加恩于王豈無厚報願大王決意夫差

曰可命太史擇吉日赦王歸國伯嚭密遣家人以五鼓投石室將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四

十七

喜信報知句踐大喜告于范蠡蠡曰請為王占之今日戊寅以

卯時聞信戊為囚日而卯復克戊其繇曰天綱四張萬物盡傷祥反

為殃雖有信不足喜也句踐聞言喜變為憂却說子胥聞王將赦

王急入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

成福故桀為湯所放王所滅今大王既囚君而不行誅誠恐

夏之患至矣然此時却平夫差因子胥之言復有殺王之意使

人召之伯嚭復先報句踐句踐大驚又告于范蠡蠡曰王勿懼也王

王囚王已三年矣彼不忍于三年而能忍于一日乎去必無憂言得

句踐曰寡人所以隱忍不死者全賴大夫之策耳乃入城來見王

候之三日王並不視朝伯嚭從宮中出奉王之命使句踐復歸

石室句踐督問其故伯嚭曰王惑子胥之言欲加誅戮所以相召適

王感寒疾不能起某入宮問疾因言襪災宜作福事今國土葡萄待誅于闕下怨苦之氣上冲於天王宜保重且權放還石室待疾愈而圖之王聽某之言故遣君出城耳句踐感謝不已句踐居石室忽又

三月間國王病尙未愈使范蠡卜其吉凶蠡布卦已成對曰國王不死至己巳日當滅王申日必全愈有此願大王請求問疾倘得

人見因求其糞而嘗之造土意太觀其顏色再拜稱賀言病愈之期

至期若愈必然心感大王而赦可望矣句踐垂淚言曰孤雖不肖亦

曾南面爲君奈何含污忍辱爲人嘗泄便乎其蠡對曰昔紂因西

伯于美里殺其子伯也者烹而餉之西伯忍痛而食子肉造夫

欲成大事者不矜細行是細行王有婦人之仁而無丈夫之決

已欲赦國忽又中變不如此何以取其憐乎此句踐卽日投太

宰府中見伯也曰人臣之道主疾則臣憂今聞主公抱疴不瘳句踐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四十一

十一

心孤失望寢食不安願從太宰問疾以申臣子之情誥曰君有此美

意敢不轉達伯也又見國王曲道句踐相念之情願入問疾夫差在

沉困之中憐其意而許之國引句踐入于寢室夫差強目視曰句踐

亦來見孤耶句踐叩首奏曰因臣聞龍體失調如催肝膽欲一望顏

色而無繇也其言大甘言未畢覺腹漲欲便其亦塵使出句踐曰臣

在東海曾事醫師觀人泄便能知疾之淺劇乃拱立于戶下侍人將

餘桶近床扶夫差便訖將出戶外句踐揭開桶蓋手取其糞跪而嘗

之左右皆掩鼻句踐復入叩首曰臣取再拜敬賀大王王之疾至

己巳日有瘳交三月壬申全愈矣夫差曰何以知之句踐曰臣聞于

醫師夫糞者穀味也順時氣則生逆時氣則死今囚臣竊嘗大王之

糞味苦且酸正應春夏發生之氣是以知之夫差大悅曰仁哉

句踐也臣子之事君父孰肯嘗糞而決疾者時太宰詔在傍夫差問

曰汝能乎謫擢首曰臣雖甚愛大王然此事亦不能夫差曰不但太宰雖吾太子亦不能也卽命句踐瀨其石室就便棲止待疾瘳卽當遣卽還國不如此補保王句踐再拜謝恩而出自此僂居民舍執收

養之事如故夫差病果漸愈一一如何踐所刻之期心念其忠正不加

何等既出朝命置酒于文臺臺名之上召句踐赴宴句踐再三辭謝方纔

仍前因服而來夫差聞之卽令沐浴改換衣冠句踐再三辭謝方纔

奉命更衣入謁再拜稽首夫差慌忙扶起卽出令曰王仁德之人

焉可久辱寡人將釋其囚役免罪放還今日爲王設北面之坐羣

臣以客禮事之乃揖讓使就客坐諸大夫皆列坐于傍子胥見王

忿仇待敵心中不忿不肯入坐拂衣而出伯嚭進曰大王以仁者之

心赦仁者之過臣聞同聲相和同氣相求今日之坐仁者宜留不仁

者宜去相國剛勇之夫其不坐殆自慙乎不見過于權抑子胥正夫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七 差笑曰太宰之言當矣酒三行九篇與王俱起進觴爲王壽曰

致祝辭曰

皇王在上 恩播陽春 其仁莫比 其德日新

於乎休哉 傳德無極 祇壽萬歲 長保吳國

四海欣承 諸侯賓服 觴酒既升 永愛萬福

吳王大悅是日盡醉方休命王孫雄送句踐于客館三日之內孤當

送爾歸國至次早子胥入見吳王曰昨日大王以容禮待仇人果何

見也句踐內懷虎狼之心外飾溫茶之貌大王愛須臾之諛不慮後

日之患棄忠直而聽讒言溺小仁而忘大仇譬如縱毛于燼炭之上

而幸其不焦投卵于千鈞之下而望其必全豈可得耶離別忠直

王喞然曰寡人臥疾三月相國未嘗有一言相慰是相國之不忠也

不進一好物相送是相國之不仁也爲人臣不忠不忠要他何用

數 **越**王棄其國家千里來歸寡人獻其資財身為奴婢是其忠也

寡人有疾親為膏粱畧無怨恨之心是其仁也寡人苦徇相國私意

誅此善士皇天必不佑寡人矣 **子胥**曰王何言之相反也夫虎卑其

勢將有擊也狸縮其身將有取也 **越**王入臣于 **吳**怨恨任心大王何

得知之其下嘗大王之糞實上食大王之心王若不察申其奸謀 **吳**

必為擒矣 話雖切當然言之 **吳**王曰相國直之勿言寡人意已決子

胥知不可諫遂鬱鬱而退至第三日 **吳**王復命置酒于蛇門之外親

送 **越**王出城羣臣皆捧觴餞行惟子胥不至 **夫差**謂 **伯嚭**曰寡人赦

君返國君當念 **吳**之恩勿忌 **吳**之怨 婦人心角 句踐稽首曰大王哀

臣孤窮使得生還故國當生人世竭力報効蒼天在上實鑒臣心

如若負 **吳**皇天不佑 **夫差**曰君子一言為定君其遂行勉之勉之句

踐再拜跪伏流涕滿面有依戀不舍之狀 也 **越**王親扶句踐登

車 **范蠡**執御夫人亦再拜謝恩一同升輦望南而去時 **周敬王**二十

九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越王已作釜中魚

豈料殘生出會稽

可笑夫差無遠慮

故開羅網縱鯨鯢

句踐回至浙江之上望見隔江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乃歎曰孤自意

永辭萬民委骨異域豈期復得返國而奉詔乎言罷與夫人相向而

泣 痛定思痛反更 左右皆感動流淚 **文種**早知 **越**王將至率守國羣

臣城中百姓迎拜于浙水之上權輿動地句踐命 **范蠡**卜日到國蠡

掘指曰異哉王之擇日也無如來日最吉王宜疾趨以應之 安知非

追悔故作此語 以促其行 於是策馬飛輿星夜還都告廟臨朝都不必叙句踐

心念會稽之恥欲立城于會稽遷都于此以自警惕乃專委其事于

范蠡蠡乃觀天文察地理規造新城包會稽山于內西北立飛翼樓

于臥龍山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外郭周圍獨缺西北
揚言已臣服于魏不敢壅塞貢獻之道實陰圖進取之便城既成忽
然城中湧出一山周圍數里其象如龜天生草木盛茂有人認得此
山乃卿瑯東武山不知何故一夕飛至此等事范蠡素曰臣之築

城上應天象故天降崑崙以啟魏之伯也魏王大喜乃名其山曰怪
山亦曰飛來山亦曰龜山今紹興府東於山巔立靈臺建三層樓以

望靈物制度俱備句踐自諸暨遷而居之謂范蠡曰孤實不德以至
失國亡家身爲奴隸苟非相國及諸大夫贊助焉有今日蠡曰此乃

大王之福非臣等之功也但願大王時時勿忘石室之誓則魏國可
興而魏仇可報矣可踐曰敬受教于是以文侯治國政以范蠡治軍

故尊賢禮士敬老恤貧要緊百姓大悅魏王自嘗蠶之後常患口臭
即此一件亦范蠡知城北有山出蔬菜一種其名曰藪可食而微行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四第

氣息可使人採葢舉朝食之以亂其氣後人因名其山曰藪山句踐

迫欲復仇乃苦身勞心夜以繼日目倦欲合則攻之以藪山句踐

足寒欲縮則漬之以水冬常拖冰夏還握火此不過極力形容句踐

之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會稽二字不絕于口以喪敗之餘生齒虧滅

乃著令使壯者勿娶老妻老者勿娶少婦前不爲生商計女子十七

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俱有罪孕婦將產告于官使醫守之生
男賜以壺酒一犬生女賜以壺酒一豚生子三人官養其二生子二
人官養其一有死者親爲哭弔每出遊必載飯與羹于後車遇童子

必哺而啜之問其姓名遇耕時躬自秉耒夫人自織與民間同其勞
苦七年不收民稅凡欲強國必先以富民爲本明食不加肉衣不重
裘惟問候之使無一日不至于國復使男女入山采葛今會稽縣

東上里有傳山作黃絲細布欲獻吳王尙未及進吳王嘉句踐之順使人增

其封於是東至句甬海西至橋李南至姑蔑今甯波縣北至

平原今海鹽縣縱橫入百餘里盡爲句踐乃治葛布十萬疋甘密百

罽狽皮五雙晉竹十舫以答封地之禮夫差大悅賜王羽毛之飾

子胥聞之稱疾不朝諫氣得夫差見已臣服不貳遂深信伯繆之

言一日問伯繆曰今日四境無事寡人欲廣宮室以自娛何地相宜

又要想到此千古一轍○今人畧有幾貫家費便要起蓋大房子洪國君乎自然慳他不得繆奏曰國都之下崇

臺勝境莫若姑蘓然前王所築不足以當巨覽王不若重將此臺改

建令其高可望百里寬可容六千人聚歌童舞女於上可以極人間

之樂矣說來甚是容易却不要費多少工程夫差然之乃懸賞購求大木文種聞之

進于文種下曰臣聞高飛之鳥死于美食深泉之魚死于芳餌今王志

在報國必先投其所好然後得制其命句踐曰雖得其所好豈遂能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四

制其命乎文種對曰臣所以破國者有七術一曰捐貨幣以悅其君

臣好二曰貴糶粟橐以虛其積聚三曰遺美女以惑其心志好四

曰遺巧匠工良材使作宮室以罄其財五曰遺之謀臣以亂其謀

六曰疆其諫臣使自殺以弱其輔好七曰積財練兵以承其弊好

難行許多奸計看句踐曰善哉今日先行何術文種對曰今國王

方改築姑蘓臺宜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文種王乃死木丁三千餘人

入山伐木經年無所得工人思歸皆有怨望之心乃歌木客之吟曰

朝採木 暮採木 朝朝暮暮對山曲

窮巖絕壑徒往復 天不生兮地不育

木客何辜受此勞酷

伍深夜長歌聞者凄絕忽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

計四十丈在山之陽者曰梓在山之陰者曰楠南木工驚視以爲目

未經見奔告魏王羣臣皆賀曰此大王精誠格天

不知是王精誠還是木容精誠故

天生神木以慰王衷也句踐大喜親往設祭而後伐之加以琢削磨

輿用丹青畫爲五采龍蛇之文使文種浮江而至獻于魏王曰東

海賤臣句踐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偶得巨材不敢自用敢因下吏

獻于左右天差見木材異常不勝驚喜子胥諫曰昔桀起靈臺紂起

鹿臺窮竭民力遂至滅亡句踐欲害吳故獻此木王勿受之夫差曰

句踐得此良材不自用而獻于寡人乃其好意

如此好意只伯未必甚好

奈何逆

之遂不聽乃將此木建姑蘓之臺三年聚材五年方成高三百丈廣

八十四丈登臺望徹二百里

都也

有魏舊有九曲徑以登山至是更廣之百姓晝夜并作死于疲勞者不可勝數有梁伯龍詩爲證

下刃高臺向太湖

朝鐘暮鼓宴姑蘓

威行海外三千里

霸占江南第一都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七

七

魏王問之謂文種曰子所云遺之巧匠良材使作宮室以盡其財此

計已行今崇臺之上必妙選歌舞以充之非有絕色不足移其心志

子其爲寡人謀之文種對曰興亡之數定于上天旣生神木何患無

美女但搜求民間恐搖動人心臣有一計可閱國中之女子惟王所

擇不知文種又是何計且看下回分解

